

1935

年

4

月

10 MAY 1935

# 國際問題研究會

## 通訊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日本的對外政策

節譯波蘭克拉科「時報」

軍縮會議與遠東政治問題

節譯日本「大亞細亞主義」雜誌

白銀與中國經濟問題

節譯美國「太平洋季刊」

美國與太平洋各島

節譯日本「外交時報」

廣田外交之檢討

節譯日本雜誌「改造」

遠東風雲之展望

節譯英國「經濟界」

本會會務

# 本會出版中英文書籍

---

## 『滿洲「事變」的考證』

道夫曼著 本會譯印

定價二角

---

## 『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

美國別生著 本會譯印

定價二角

---

##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By Kwei Chung-shu

Price: \$3.00

---

## “Is Manchuria Vital to Japan's Existence?”

By Hsiao Shung-ching

Price: 50 cents

---

## “A Symposium Concerning Japan's Far Eastern Policy,”

Compiled by Y. S. Tsao and J. S. Tow

Price: 50 cents

# 日本的對外政策

節譯波蘭克拉科「時報」

日本的對外政策，有兩付顏面。第一付顏面，就是每年國會開會時，外相在第一次會議上的演說，這演說是一種傳統的蜂密。不論誰做外相，是幣原男爵也好，芳澤也好，內田伯爵也好，或是廣田也好，差不多都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的資格，都是和平的戰士，酷愛和平的安琪兒。凡是日本所幹的，都爲了「維持」國際和平。她侵佔滿洲，顯然也是爲了「維持」和平。她進行戰爭以侵略中國，全是爲了維持和平。退出國際，是爲了鞏固和平。廢止華府條約，純爲了普遍裁軍的利益。把自己的財政弄得山窮水盡幾乎全數用於擴充絲毫無用的海陸軍備，也只是爲了和平的利益。總而言之

，每次外相的演說，這完全是一種可怖的幽默，那幽默斜視眼的日人是很愛聽的，而且是日本的愚鈍所需要的，爲的在莊嚴的講演這種憧憬時，叫國會捧腹大笑一番。

日本外交要員，每年的演說，總要對中國洒點同情淚。你若信以爲真的話，那末便可以看出，日本再沒有比對安定中國政局和這個不幸的國家的統一那末關心了。但是事實上，中國過去連年不息的內戰，都是日本陰謀指使和資助的；而在內戰快要告結束的時候，日本軍艦便來轟擊中國海港了，例如「一二八」的上海事變，……自然那也是爲了「和平」利益的！這種侵犯，在日本的術語上，叫做「事件」。

「假使歐洲人民都仿效日本榜樣，而舉發這種類似「事件」的話，那末，這早已是比一九一四年大戰更要慘怖百倍的歐洲

大戰了。

日本的第二付顏面，便是實踐工作。這實踐工作也有兩種！俯仰強者，欺壓弱者。要考察這種種實踐工作，須先要明白日本的政策。只有傻子，只有蹩脚的外交家，才會去從事分析日本外相的官話的。……

日本的政策，有一個固定不移的目標：侵略中國，和最低限度不許中國強盛。日人知道，四萬萬人口的中國成了正常的國家的時候，就是日本在世界政治上和遠東的作用告終的日子。

日本的政策，也只有一個策略，就是在大列強相互協調的時候，牠悄悄的坐下；而在列強相互爭吵或經濟衰弱的時候，牠大胆的去幹。日本的大事活動，有兩個時期，第一次為世界大戰，第二次

便是現今的世界經濟危機。

現在日本是集中全力來組織所謂「滿洲國」，利用溥儀做傀儡。牠狂熱地從事鞏固工作，嗾使溥儀前赴東京，並收買中東鐵路。有些老實的外交家和時論家，常預言日蘇的武裝衝突，最近中東路買賣談判行將告成，這些外交家和時論家的推測要歸於烟消雲散了。現在日蘇戰爭是不會有的，美國強敵在側，而跟蘇聯去作戰，日人是不會那末愚蠢的。

在日蘇戰爭時，美國在起初也許會持鎮靜態度的，但是以自己的全部海軍作後盾，而給東京一件哀的美敦書，也是大有可能的。那時正在有事之秋的日本，定要完完全全地投降於華盛頓了。現在因日本力謀對美海軍平等，致日美關係尖銳化，因之，更排斥了日

蘇的武力衝突。

日本在偽滿的地位，業已大加鞏固，因之，牠又得寸進尺，尋求藉口，欲謀分離華北。牠曉得，中國的統一，即使把滿洲除外，已是一種威脅。牠想把牠在瀋陽和長春新成功的把戲，仍在北平重演一下。最近日本在熱河，在察哈爾，及在長城附近的挑戰行動，應當作如是觀。

波蘭有好些時論家，主張日波「親善。」我們（指波蘭講，下仿此——譯者）是個很大的國家，即使沒有報答，也有人求愛。我們是個大國。可以採取清醒的實在的「以德報德」的政策。

日人不會有絲毫的情感，來報答他們波蘭的朋友。半年之中，能有數次相互而冷淡的報聘，至多如此而已。日人一般對歐洲並不

感興趣，假使他們在我們大陸上要找與國的話，也是找德國，輪不到我們波蘭，因為德國的政策，已使局勢極度緊張，西歐各國對於日本都是鞭長莫及的了。日人對於波蘭，除了漠不關心外，別無什麼。

日本的對外政策，從和平的觀點說來，從國際政治上縮軍和建立秩序的可能性說來，是非常有害的。因波蘭對蘇關係正常化和我國（波蘭）東境和平鞏固之故，日本的「親善，」對於波蘭，並沒有絲毫實在的價值。

## 軍縮會議與遠東政治問題

佐藤忠雄著 節譯日本  
「大亞細亞主義」雜誌

在以前軍縮預備會議時，據一般的傳說，最希望導入政治問題的是美國，與此相反盡其力之所能以避免導入政治問題的是日本；英國介乎二者之間，單以能立於比較以前兩軍縮條約多少爲有利之立場爲目標，而採取是是非非的態度。

大約是這樣：美國所以熱中導入政治問題的原因，不外把日本所最討厭的在會議上提出，以威嚇日本，或者強迫壓服，以貫徹自己的主張。但日本對此並沒有露出絕對不得導入政治問題的態度，僅乃表示在與軍備軍縮有直接關係的最小限度的問題條件下，不妨導入政治問題而已。

但美國此次所欲導入的政治問題，乃自四國太平洋條約九國公約起，以及關於中國的新問題及「滿洲國」問題等等，此對於日本畢竟要發生如何影響呢？以下關於此點，簡單的說明一下。

所謂四國條約，是以關於太平洋上島嶼有所糾紛時，則英美德日四國會同來解決爲主旨的條約。而此條約所以締結的政治的義意，是英美方面廢棄彼等認爲障礙物的日英同盟，卽以此種手段使之成立的。換言之，卽是欺騙日本的一種詐術(Carnouflage)而已。英國方面的意向，最初本打算由日英美三國來訂條約；然而這樣深怕被日本把他們的腹中看透，所以才把與太平洋沒有深切利害關係的法國加入，於是才完成了如此的一幕騙劇，所以關於此項條約，無論廢棄，抑或是存在，皆與日本無關痛癢。

至於九國公約，在美國方面，其締結的由來固與華盛頓條約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如果廢棄了華盛頓條約，當然九國公約亦在必廢之列，最低限度也須更加以考慮；這固然是正好予以廢棄九國公約來威嚇日本之類的人們以說話的機會；但九國公約確為舊時代的產物，其骨子裏的用意，質實說，是以優勢國以對殖民地的意識對後進國為其裏，以對於新興勢力維持現狀的意識為其表，多少還帶有治外法權的臭味。所以對於中國是一種侮辱，對於日進於盛大的日本，是一個極大的障壁。似此條約，在事態有了變化，時勢有了轉移之後，當然根本上有再予考慮的必要，也可以說即是從中國日本方面，要求撤廢，也是情理所宜。

但如果把普通的中國問題，或者「滿洲國」問題，也在此時討

論；卽以此種問題作軍縮會議的前提來討論，那則完全沒有道理。「滿洲國」問題，已竟在國際聯盟會議，並且國聯以外的地方，討論盡致，此刻殊無更談的必要。至於中國問題亦殊與軍備縮小問題無關，以軍縮問題爲前提的會議，如果這樣泛論起來，未免把關聯擴大到過於間接，並且過於複雜了。

根據以上所述，在理論上日本對於軍縮會議的參與政治問題，絲毫無所危懼，並且無任何絕對避免之必要；不過爲軍縮會議之前途着想，如果拉入如上述那些無多關係的問題，其自身一定會陷入複雜困難的境地而莫由成功，日本對此殊不勝其恐懼而已。不過此刻軍縮會議在以過去情勢爲基礎締結之條約中而未嘗顧慮到新事態者，予以重行考慮之機，在理論上是對的，並且在維持世界和平的

觀點上，亦確爲任何人所不能反對。

總之，日本所希望者：在於適合目前的國際情勢，不背於獨立國家平等的原則，並且足以保證國防之安全，在此條件下產生一種新條約。對於此點其希望此次會議之成功，並不減於英美任何國家。

# 白銀與中國經濟問題

A. B. Lewis 著

節譯美國「太平洋季刊」

大多數的中國出口是基本的或半製造的物品，牠們的價格在銀價升漲時降落迅速。甚至於中國銀價上漲，照外國金融看來，這些物品並未價格增高。於是，出口物價雖在銀價上漲時降落很慢，除非外國的繁榮衰減了，出口物品的積量不會減低的。

比之進出口的積量，中國國內大部份主要物品的產額是很大的，於是中國的物價可以參酌本國的物品供求而預測得很準確，中國的銀價是用平均批發物價的反數來測量的。但絲則不然，絲價是顯然很受世界供求的影響的。上海絲的價格是隨紐約絲的價值而移動的，根據匯兌率折成中國的銀價。

中國物價的下落好像影響到白銀的進出口。因爲白銀是金融的基礎，而中國產銀甚少，假使中國的發達的商業要付現，則白銀的淨純輸入定是常有的。在一九三二年，中國的物價上漲，進口的銀多於出口的銀。同時物品的貿易差是不利的，進口的價值超過了出口的。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中國物價低落，進口的銀少於出口的。物品的貿易差，假使失地各省也算在內，因爲進口的銳減，是損失較輕的。

關於白銀的淨純流出的變化，有好多邏輯的理論，下面也許是最重要的幾個。在物價上漲時，運銀到中國來投資是有利的，因爲商業上的利益是常態的或者較高。在物價下落時，有活動資本的人會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找到有利的運用。有好多時候銀價在別國突然

漲高而匯兌率顯得暫時太低。於是銀又出口去找可以得到的眼前利益。

國內白銀的變動，有如國際白銀的變動，曾受中國物價水準之動向的影響。在一九三三年前，物價上升時，內地出產的基本物品的價格升得比工業的及進口的中心的物品的價格更快。內地的投資是有利的。從上海繼續地有白銀流入內地。

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當物價低落時，內地出產的物品的價格落得比製造的及進口的中心的物價更快。內省的投資是冒險的。於是白銀繼續從內地流入上海，甚或數量增多；而從上海流入內地的銀則幾乎停止。結果是流動資本存集於各銀行。有的確實運出國外了。

上海白銀的存集，有時候被人不加思索地認為由於各省土匪過多，使人把錢財送到上海。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第一，這種純流動的變化大都是由於白銀停止輸入內地。第二，內地土匪在一九三一年後相當地減低，在中國的旅客大都可以證實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關於控制白銀的國際協定在倫敦簽了字。在那時白銀的價值已經上漲了有兩年，雖然不是價格上的。通貨收縮的許多意外的影響已在中國發現了。主持這個協定的人主要地是爲了白銀的價格不穩定。在過去二十年內大多數的白銀價格的變化幾乎只是由於金之價值的改變或對於金換的關係所生的結果，代表們忘記了或者沒有懂得這個原因，而立了這個協定，要在三年之中增加白銀的消費，至少爲每年三千五百萬盎司。

在白銀協定的精神之下，由於那些希望白銀對於金的價格上漲的人之有效的推促，美國乃於一九三四年夏開始大量購買白銀的計劃。世界市場上立刻感覺到這種白銀需要增加的影響，致使中國物價進一步的低落，而白銀從中國出口增多。

假使中國要不是已經受了幾年通貨收縮的苦，則倫敦白銀協定及美國政策會許不至嚴重。到了中國白銀對於國內的債務與費用的價值已經顯得太高的時候，這些方法簡直是添加了中國遭殃的原因。假使要希望中國維持銀本位，在減少中國對於美國物產的需要外，美國政府沒有更有效的辦法了。

美國施行白銀政策的第一個影響是中國出口的白銀有了課稅和調節稅。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開始有效的這些賦稅立刻產生了中

國銀元在外國價值低落的結果。在中國，因為白銀出口的需要緩和，白銀價值停止了升漲而物價亦不低落。這些結果只限於出口稅繼續執行的時期。

在目前情形之下，中國要避免進一步的衰落的危險以及對於現金流出所施的人為的限制的不便，顯然的路徑是放棄銀本位而另行採用他種本位。這種本位應該不以金或銀來規定，二者的價值都會變化造成通貨膨脹或通貨收縮。一種近似於英鎊的通貨，可隨金屬標準而變遷，但從物品上看來却又差不多是固定的，這種通貨會担保中國人民的利益。

# 美國與太平洋各島

成田篤氏著  
節譯日本「外交時報」

最近美國某海軍專家，曾論及亞留辛羣島 (Aleutian Is.) 之戰略的價值云「荷蘭港夏威夷一線，在美國本土太平洋岸二千海里以外，形成防禦線，如美海軍較攻擊軍爲優，決不至被突破，但自從馬紹爾羣島 (Marshall Is.) 成爲日本之委任統治地後，夏威夷·瓜哇·馬尼拉之航路，與開戰之同時，交通必受遮斷。然如在荷蘭港設備一有力之根據地，則日本艦隊，即不能集中其力於南洋方面。反之，如在荷蘭港不加防禦，則日本艦隊，必向南洋方面進攻，夏威夷即成弱地，而同時荷蘭港亦不免受敵人的攻擊。如荷蘭港與夏威夷一旦陷於敵人之手，則此線即成爲攻擊美國本土之線，恰如美國占有此線時，即爲進攻西方之線一樣。如成此種情形，則阿拉斯加，菲律賓，薩摩亞 (Samoa Is.) 不費一砲即被占領，敵人將進而迫我本土了！」。若是依照他這種論法，保有優勢海軍的美國，在荷蘭港設置根據地，而固守該地與夏威夷之線以進攻西方，豈不是日本之北海道，小笠原，南洋羣島，台灣，亦將不費一槍一彈而被占領，即可進迫日本本土嗎？

## 美國所垂涎之太平洋上的島嶼

### (一) 東太平洋巴拿馬方面

塔波加島 (Taboga 巴拿馬領土) 這是運河附近的小島，素爲巴拿馬人民的遊覽地，美國爲防禦運河起見，自歐戰以來，即想強奪過手，雖遭巴拿馬人民之反對，在一九二二年竟用硬強交涉，買收了一部分。但美國仍未滿足，現尙欲強占其全島。

真珠島 (Pearl Is. 哥倫比亞領土) 在巴拿馬運河口東南約五十海里，同爲保護運河之要地，爲美國多年所垂涎，一九二〇年曾在美國國會提出過收買案。

加拉巴哥斯諸島 (Galapagos Is.) (赤道國 Ecuador 領土) 在運河口西南約九百海里的太平洋上，歐戰當時，曾作英日海軍對付德艦的根據地。美國欲將此地作爲防禦運河之前哨，希望赤道國讓賣，報上曾經登載多次。聞去年亦曾作過非正式之交涉。

可可斯羣島 (Cocos Is. 哥斯德利加國 Costa Rica 領土) 在該國西方約四百海里，去年七月哥斯德利加國關於該島問題，對於美國曾經發過非正式的通牒，據一般推測，這大概是因爲美國對於該島，覺其戰略上之價值很大，而有要求讓賣之祕密交涉，故有此

次之回答。

(二) 南太平洋方面

美國一來想在南美方面求通商與軍事上的中繼地點，二來又因赤道以北舊德國領有之南洋羣島，成了日本之委任統治地，夏威夷與菲律賓濱航路感受威脅，故爲謀巴拿馬經過南太平洋到澳洲與遠東航路之安全起見，尙垂涎下述諸島。

聖安布羅西亞島(Sambroslo Is.)聖非利克斯島(S. Felix)(智利領)在智利西方約五百海里，美國欲將這兩處作爲南美方面的根據地，一九二一年九月芝加哥講壇報(Chicago Tribune)載日本想獲得智利之伊斯達(Ester)島，美國爲與日本對抗計，擬用一萬萬美金購買上述兩島。這恐怕是美國想要伊斯達島，才故意這樣宣傳的吧！

馬貴斯與會羣兩羣島(Marquesas and Society Is.法領)這是由巴拿馬到澳洲與遠東航路上戰略上之要地，故美國急欲得之。

沙羅門諸島(Solomon Is.英領)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東方(對於英法兩國所領的各島問題，在後一回再爲詳述)

美國新發見之島嶼 去年八月在西南太平洋東印度羣島方面，美國宣教師曾發見了五個新島，這想是讀者所知道的。美國海軍當局聲明，如在調查之後，確非他國領土，將歸入美國（這五個新島的位置，是在由英領沙羅門羣島——東經百六十餘度——到波羅洲(Borneo)——東經百十五度——的上海，即與日本委任統治地南方相接延長四千基羅米突的區域云）。

巴拉望(Paraguas I.)在婆羅洲之東北方，聞係一八九八年由西班牙讓賣出來的，一九二一年曾向英領婆羅洲交涉過，但其結果未詳。

### (三) 北太平洋方面

芳寧島(Fanning I.)此島為英領，約在夏威夷南方千二百海里之小島，在巴拿馬與菲律賓，加拿大與澳洲連絡之航路上。為交通與戰略上之要地，美國言論界，要求英國讓與美國，作為抵償其戰債之一部。

孔門多爾羣島(Commander's Is. 俄領)在堪察加半島之東方，對於日本之北海道方面，頗為重要，從來美人往來該島者，甚為頻繁，曾有收買之說。上述之外，尚有收買

阿瓦察灣(Avatia在比得羅夫斯基Petrobalsk附近)之說

(四) 將威克等島移交海軍部管理

羅斯福大總統於今年一月十九日，聲明將在夏威夷西方二千海里，與日本南洋羣島接近的威克(Wake I.)金門里夫(Ringman Reef)江斯頓(Johnston)、桑德(Sound)等四島，由內政部移交海軍部管理。威克島爲約有一平方海里之無人島，自一九二二年海運視察船寄港之後，完全等於放棄，無人到過，現將作爲今年春間舉行之中美連絡太平洋商業飛行之中途降落地，故決定與中途島(Midway I.)、爪哇(Java)島作同樣之設備。該島雖無相當之投錨地，但可在其海沖，停泊小艦艇，其礁湖有五千米突長，二尋半深，故不特飛機，即大型之飛船，亦可自由昇降，故不特在商業上有價值，即在軍事上亦大有價值。其他各島，則將作爲避難飛機場云。

### 英法領島嶼之出讓問題

在上述各島之中，屢成問題的，是法領馬貴斯，會羣與英領之沙羅門諸島。馬沙兩島爲美國素所注意的地方，一九二一年九月芝加哥講壇報載巴黎特電，美國很希望法國

政府將該兩島賣與美國作爲償還戰債之一部，而最近此問題又在英美雜誌報紙上，常常有所議論。自去年一月報上登載後，始惹起日本之注意，即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快報，用「太平洋之祕密，美國現在設法迂迴日本委任統治各島」的標題，登載如次。「爲牽制太平洋上之日本起見，英法美三國間，正在考慮，如美國減除其戰債之一部，則法國將以馬貴斯島，英國將以諾爾(Nor)俾斯麥(Bismarck)等在南太平洋上的島嶼讓與美國。此舉如成事實，則美國海軍不受日本海軍之妨害，可以安全達到菲律賓。數日前美國下院海軍委員會委員長文森氏曾云，『只減去一部戰債，不需納稅之担負，而美國即能在太平洋上獲得戰略的海軍根據地，再好也沒有了』，這話實有深長的意義」。同時又據倫敦電通社訊謂美國想在南太平洋上之諸島中尋求根據地，聞已向英法提議，要求將英法領之紐錫蘭羣島中之某某港灣及飛行場，給與美國使用之便利，平時作爲商業用，戰時作爲空軍與海軍之根據地，美國此種提議，實將他國置諸不顧，此事將成爲目下在新嘉坡開會中之英國極東海軍會議之重大問題」。

## 包圍日本

美國如以荷蘭港作頭，巴拿馬作右手，馬尼拉作左手，以薩摩亞爲足，則夏威夷正是心臟。即美國以夏威夷爲其大海軍大空軍之根據地，以此爲中心，而把握全太平洋之要點，在各國中實占最優秀的地位。且美國尙不滿足現狀，而欲獲取其他島嶼，是想拿來作爲肩腰四肢，以完成強化其體格，而能在經濟上，政治上，戰略上，行動自由。

夏威夷羣島，中途島及此次移歸海軍管轄之威克四島，已與日本之南洋委任統治諸島相接觸相對峙，阿留辛島與基斯加，威克，及薩摩亞之赤齊拉相連結的美國國防之最前線，在其中央部分，由夏威夷幾突出到二千海里的西方，而與日本之千島北端與麻紹爾羣島東端相連結之國防第一線交叉起來，日本完全成爲被包圍的形勢。將於本年四月至六月實行之美國海軍大演習，即以上述北太平洋三分之二爲其舞台，北自阿留辛羣島，西至中途島方面，用爲作戰的根據地，實爲進攻東洋之顯露的計劃，史旺森海軍部長對於此次大演習的各方批評，二月六日曾發表聲明，謂在日本本土二千海里以內，決無一隻軍艦侵入，故無何種可疑的理由云。但是日本正在誠心誠意的(?)努力於軍縮事業，而美國竟有此種挑撥的威脅的演習，既在夏威夷設置空軍大根據地，又在接近日本的

諸島上求航空基地，不知她到底有無促進軍縮與保持太平洋和平的誠意？

美國現在是這樣的想統制全太平洋而占據各處大小的要地，在海上在空中，都張起了天羅地網，更欲擴大而強化之，寄托生命於太平洋上的日本，豈能就此默然嗎？

# 廣田外交之檢討

伊藤正德著  
節譯日本雜誌「改造」

主張和平，希望和平，這是人類當然的至性。但是要加倍強調，加倍的熱望，還是在背境是非和平的時候。雖然冷靜的分析起來，沒有戰因，但是感情誘使不安的時候很多！日本因為感覺極東和平不安，所以才更加希望和平，所以才有鞏固其國防的情勢。而外國亦各由其本國觀點看來，感覺極東不安，而熱望和平，而嘆準備之不足，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廣田外交，因為有上述的背境，而受到加倍的推贊，這不能不說是理之當然的現象。自然，其根抵是以對於各自的實力而有的期待為基礎，但是對這背境的作用，也不能看過！所謂時勢造英雄者，也不外是把這背景放大的罷了！

不料在地平線的彼方，發現了一點疑雲！這就是他那議會演說！（昭和十年一月廿二日）發見了這種疑雲的，是極少數的日本人，而是多數的外國人！但是日本國內，依然是把這疑雲遮蔽在歡迎拍手之中，插入疑義的言論，全然沒有，在外國也有用贊意相迎的！我所謂的疑雲，就是以「日本在東亞為維持和平的唯一基礎而負其全責」云云

的辭句爲中心的極東政策的表現。日本雖然是安定勢力，但是『唯一』這兩個字的表現，實足以使英美各國尖銳其神經！因爲英美各國的極東政策，也想爲東亞之安定勢力，也想對於東亞之安定，有所貢獻，併可以此自利。因爲可以作爲如下的解釋，即東亞全局之和平，只有依賴日本始能保持，故如有違反日本意思的各國政策，皆應被排斥，東亞之事，一切皆須受日本之指導，有由協調轉向指導，協和轉向支配之嫌。所以發生疑雲，也不能說是沒有理由。但是各國沒有發出質疑而默認了！以我想這要歸功於背景。詳細一點說，就是自從廣田君出任外相以來，一時雖有玄洋社之誤解，然而以事實上證明他是走正道的外交家，經過互相會議之健鬥，焦土外交之颶風一過，給與各國以東亞已有春日來蘇的印象，所以各國也稍覺安堵了！並且或者還有想設法擁護廣田外交的意思。此時如發出不好的質問，恐怕又將這好轉的氣象攪亂了，反使逆轉成爲焦土外交，這種執心，恐怕也是有的！所以才採取了不去觸動的觀望形勢的方針，而抑制其內心的不滿，作外交常道化的間接支援。所以如在先沒有焦土外交，現在沒有非常時的暴風，則各國決不至緘默不出頭的。我作這種以焦土外交爲背景而發揮其效果的觀察，是無大錯的。

因爲有這種事情，所以在四個月之後，一聽到天羽聲明，就像搗破了蜂巢一般，各國就大鬧起來！以情報部長之談話，而英美就那樣憔悴，在理論上是不應有的現象，這不外是一月以來內攻的疑心，到此時才發作了！不特如此，雖然說是「天羽聲明」，但是這好像是將廣田聲明放到擴音機上一樣，可以說聲明的根源是一個。（惟天羽聲明在現實上捉住了重要問題，這是它的特異性）。

這樣的列國對於廣田外相的信賴與期待，此時又不能不再加吟味了。但是在某種意義上，這好像有如要下點雨土地才硬的樣子，經外相與各大使之質疑問答，即告解決，日本之和平主義，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尊重條約的真意已經得到諒解，同時日本對於東亞時局，較任何國家更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故於實際和平之維持，很爲關心的態度，才使各國明瞭了！

在最近的議會中，外相表示欲在日滿國境設置非武裝地帶的協定案（有應這種協議的用意），而莫洛托夫則馬上答道這事做不到。當然這不是簡單做得到的交涉，但是在他再三提議的不戰條約中，加入這非武裝國境案的構想，是以關懷大局的政治家胸中，

應該作爲日俄外交和平化的一種方策的。我想外相一定有這種用意，希望他忍耐着慢慢做去。這不用說是要有真正的勇氣的！

總之不侵略，不威脅是和平的基礎，恐怕外相在議會中的演說是一九三五年外交口號，去年的標語是「東亞的安定勢力」，今年是「不威脅不侵略」。當然這是不錯的，在這種時候也是緊急的，但是在實行，早起的標語，只要本人實行就對了，而外交却有對方，故須有數倍的實行力。不威脅不侵略，是要自己不侵略不威脅人，亦不受人的侵略與威脅，即確立相互保障的意思。這是要由武力，政策，精神三方面來形成！如三者能同時俱備，當然最好不過，但是今日這種時勢，在事實上至爲困難，所以就是一個，就是效果很微，總勝於無，要有用這聊勝於無的集成來慢慢建築起去的熱心與忍耐才行！外相說「不侵略條約不過是在紙上寫着互不侵犯要用這紙上關係來改良兩國的關係是很困難的」（一月二十五日衆議院答辯），但是這話可有疑義。

先解決這種懸案，然後合計起來締結不侵略條約這種方針，自然是切實的政策，但是照着中東路交涉費了十九個月的工夫算來，恐怕解決各種懸案，不知要經過多少時日

！所以依照不侵略的宣傳標語，先互相約定這種主義，而將這種和平宣言作爲前提，以求各種懸案之解決，這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方法。不過是舉個例，我在此處沒有議論條約之是非的意思。因爲要在實行，所以我才主張選擇和平工作之手段，不可躊躇，「無爲而治」這種格言，或則在太平時世的政治是對的，但是在非常時却是不行。如以爲是協和外交必要的手段，不要顧慮，照着你想的去試試看！

最後我要對於「在我任內決無戰爭」這件事來說兩句話。一月二十五日外相對於蘆田均的質問，答辯的內容是「在和平時軍備的充實也是必要的（中略）這樣說恐怕各位必以爲有戰爭之虞，但是以我今日之信念來說，在我外相任中，確信絕對沒有戰爭」。而各種報章，以爲這是日本的和平宣言，在加以最大讚辭之下掲載出來。對於外相這種話，有三樣見解。第一是島田氏在預算總會中，批評他是「大胆的答辯」那種見解，是懷疑以現在外相的力量，能否作此種保障。第二種見解是以爲外相因鑑於國內國外皆有猜疑日本在最近的將來將向外開戰，所以始有打消此種猜疑之言，而聲明日本之平和主義，實在是最適宜的答辯。第三種是側重在「我在任中」一句話，以爲外相對於訴諸戰爭

的國策，有以進退相爭的決心，而嘉其勇氣。

此外還有兩種，一是日本的和平主義是國民的信條，並沒有想到戰爭，而外相反用這種辭句以表現其感情的態度，實在太無輕重，二是不得已時應有拔劍而起的決心才對，乃外相竟全面的加以否定，實在太軟弱了。這兩種見解，非我在此處所願批評的，我想說的是實力疑義與勇氣之檢討。這是很重要且很有興趣的問題，因限於篇幅，只介紹當日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以供參考。該報在評論察哈爾方面日滿軍行動之社論中，有下述一節。

「前日之外相演說，對於中國和協的地方，我們已有所期待，但是此次事件，忽使前之希望成爲泡影（中略）。這是日本外交當局，對於軍部全然無力的表示，若今後政府的聲明，與軍部的行動不能一致，則日本政府的聲明，將在外國完全失其信用」。這豈不是政府想說而不能說的，被外報代爲說了嗎？但是外國人幫忙說了也是無法。這種警告是有可聽的論據的。上述第一種表明實力疑義的，就是承認！泰晤士報之論據的！我們就拿普通的思想來說，日本之對外行動，不問是軍，政，商應該一系不亂，併並其

行動政策，也應該全由政府聲明。

外相曾經求過「舉國一致之支援」，他的意思恐怕也是考慮到此種地方。他的意思在請軍人，實業家，政治家對於體念昭和八年三月詔書聖旨的協和外交，各加自制審慮，而予以一致之後援！這不是無理的要求，是當然的要求，日本言論界很支持了廣田外交，此後想來還是這種方針。但是還要表示政策的合理性與英斷才對！僅爲口號是不行的！希望以信念而確定的方針，不要有所畏懼的向前進行。這種勇氣是再檢討廣田外交的緒言，也是結論，這並不是我偶然的筆意！

# 遠東風雲之展望

節譯英國「經濟界」

日本現在正想趁着歐洲情勢緊急的時候，設法把中國放在自己的掌握中。去年四月東京外務省發言人非正式地對於中國發表一種類似門羅主義的宣言。今年二月間廣田外相在國會答復議員說：這正是日本的政策。而後，東京和南京間的信使往返，絡繹不絕，公然討論中日互相諒解的問題。這不僅日本方面有這樣的熱烈，就是中國政府方面如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諸公也都有所發表。議題的大意似爲：日方援助中國建立一穩固而統一的政府，以下列三事爲交換條件：（一）中國放棄抵制日貨運動，（二）中國取消事實上不承認偽滿政策，（三）中國許可日本在中國國內享有較其他各

國更優越之政治的和經濟的地位。

關於日本的計畫，我們可從三方面來觀察：一、中國，二、日本，三、西方各國。

十年前中國國民黨從廣東出發，懷着很高的希望：改進國家生活，解決外交問題。中國人民心理上現在的動機，也許因為失望之故。目前中國國內許多地方仍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南京和廣東興師討伐，化了許多錢，只能把這班「紅」軍由一處驅逐到別一處，而不能把他們完全消滅。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非但在政治意識和團結力上沒有重大的發展，就是改造中國必需的技術和財力，也未獲得。他們外交政策的失敗正和內政一般。外國在中國國內的特權，中國却施以種種的脅迫，引起了日本的反攻，結果喪失了

東北四省。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以來雖是個彰明的侵略者，可是戰後的國際安全制度至此已不能有所作爲。那末南京政府將怎樣？侵略者正在積極地得寸進尺，而世界其他各國又無力擁護國際公法，中國是否將和她的仇敵攜手？

日本在中國所採取的手段，在日本人自己看來和外國人看法大不相同。日本人不認她的手段是對一個無防衛的鄰國的侵略舉動。他們認爲這是對付這殘忍世界的自衛行動。如果日本不能及時自救，這個世界也許會坐看他們餓死。日本一方面每年有一百萬人口的增加，而另一方面不能移民到那人口較稀的美洲去，同時又不能把貨物運賣到那邊去以求經濟上的補助。因此，日本軍閥主張現在是最好的時機，趁此可造成一個帝國，其範圍只須視本國的軍力而定

，不必向歐美要求在新加坡以西和夏威夷以東等地方的門戶開放。換句話說，因為那邊離日本過遠，她不能以軍力作她請求有效的後盾。同時，日本政客為經濟情況設想，也只能任軍閥們暢所欲言而不加以阻止了。

日本軍閥的主張當然是似是而非的。他們說：「中國現在是完全氣餒了。她非但因了自己不能整理內政而失望，並且也覺悟西方各國集合保衛制度的不足恃。所以如果日本現在不能在中國奪得優越的地位，恐怕將來永不會有這樣的好機會。西方列強是同樣的自餒。如果英，美，蘇俄能一致行動，那末日本想在遠東享有政治和經濟的特權當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日本不必懷着這種疑懼，因為西方列強只知互相爭利，就是在他們的共同利益上，他們仍不能推誠

合作的。」

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日本和世界一等國發生戰機之前，還很可以進展。「在攻擊新加坡之前，英國不會和我們宣戰的。在攻打夏威夷之前，美國也不會啓覺的。只要我們不攻擊海參威，蘇俄也不會訴諸武力的。在這些遼遠的邊境裏面，我們可造成的帝國是何等的廣大！在這些範圍之內，西方列強是會忍痛受日本的零星宰割。」

對於這個蠶食計劃，英美蘇法荷等國作何應付？當然，第一步須消除相互間的猜忌以應付太平洋上急需的合作。第二步，合作既成，就可對日本說兩句話；一、告訴日本：在世界貿易和中國貿易及建設上，她們已預備和日本合作，使她得一份利益；二、如果她

拒絕國際的協約和合作而仍以武力來擴充她的政治勢力，那末不必到新加坡或夏威夷，她就會遭到各國一致的反抗。

這樣的辦法當然可以保持太平洋上的和平。但散沙仍是在那流出來，奈何！

# 本會會務（二十四年四月）

## （一）理事會決議案

本會第三十七次理事會，曾於本月十七日中午在銀行俱樂部舉行。到有郭秉文，曹雲祥，陳蔗青，聶潑生，鄒秉文，黎照寰，劉湛恩各理事。由郭理事主席，討論各項會務，決議下列各案：

一，推聶潑生，劉湛恩，張祥麟先生。為本會代表，參加歡迎美國經濟考察團。並推劉湛恩先生。為赴船迎接代表。

二，本年八月在英國牛津舉行之世界教育會議，推名譽理事李石曾先生代表出席。

三，劉湛恩先生提議，本會應懸獎徵文，鼓勵國人研究國際問題案，及本會與各大學國際問題討論會聯絡案。交教育文化組討論辦法。

四，通過劉粹英為會員。

## (二) 研究

### 政治經濟組開座談會

本會政治經濟組上次決定討論「中日經濟提攜問題」，公推陳彬蘇先生担認報告，嗣以陳君之建議，改爲座談會，函請經濟專家數十人，來會共同討論。此項座談會，曾於本月五日下午五時，在銀行俱樂部舉行，到會者除本組各會員外，計有俞寰澄，李權時，畢雲程，章乃器先生等十餘人。本組主任陳蔗青先生，是日適因事離滬，臨時公推林廉侯先生主席。首請穆藕初先生發表對於該問題之意見，隨請陳彬蘇先生報告，陳君提出問題八種，請各專家討論。在座各專家均有發言，大都以「自力更生」爲立論之旨。各方互相討論至七時，主席以時間過遲，不能繼續討論，遂請在座諸君將未發表之意見，用書面賜寄本會，隨即散會。

陳彬蘇先生所提出之八問題，茲列如下：

一，最近日本高唱親華政策之用意何在？

- 二，日本爲何對華提出經濟提攜？
- 三，中日經濟提攜可以達到什麼程度？
- 四，中國可否加入日本所倡導之東亞經濟集團？
- 五，中日先謀政治諒解乎抑先謀經濟提攜乎？
- 六，中日經濟提攜與我工商界之利害
- 七，中日經濟提攜與我金融界之利害
- 八，中日經濟提攜與列強之關係

### (三) 交際

#### (甲) 招待孟祿氏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院長孟祿博士，新近來華，本會原擬開會歡迎，嗣因孟氏留滬時期甚短，只得由執行主任郭秉文先生，代表本會招待。

#### (乙) 歡迎美國經濟考察團

本會業經加入「美國經濟攷察團招待處」。並經理事會推定劉湛恩，聶濤生，張祥麟先生為歡迎代表，又推定劉湛恩先生為赴輪迎接代表。

## (四) 出版

### (甲)「通訊」

本月「通訊」材料，承黎理事照寰抄寄英國雜誌文稿多件，至為感謝。除已譯登本刊外，其餘各篇，留登下期「通訊」。

### (乙)英文季刊

英文季刊材料，前以總編輯名義，函請名人專家作文，由本會繕發。現在編輯經理楊光泮君業已回滬，當由彼負責繼續工作。

又該季刊現已組織「英文中國季刊社」，惟辦事處仍附設於本會，特此附聞。

#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9 Hongkong Road

SHANGHAI, CHINA

國際問題研究會「通訊」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非賣品)

編譯及出版者 國際問題研究會

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印刷所

上海競新印書館

上海法租界格洛克路九十四號

電話八〇三五八